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二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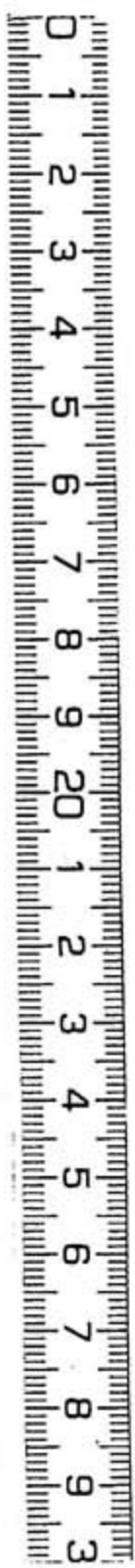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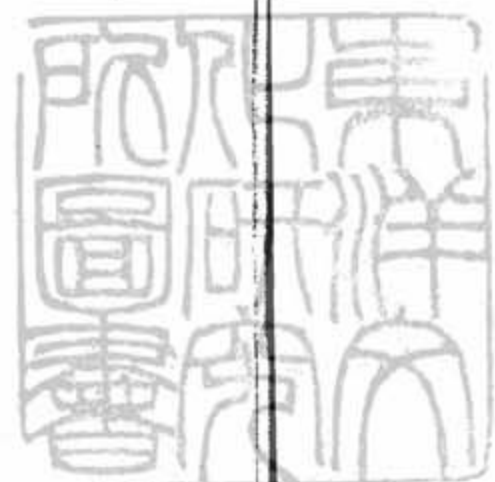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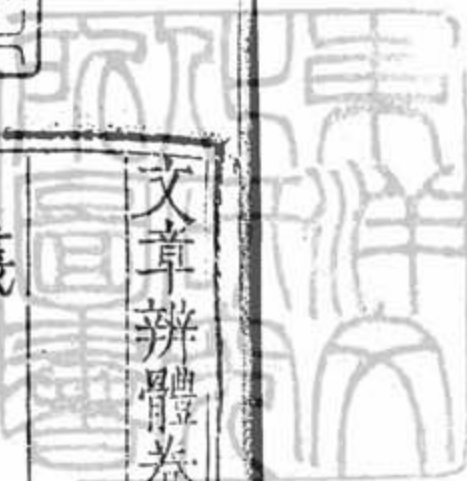
議

禁民挾弓弩議

漢吾丘壽王

武帝時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
努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
下其議壽王上是議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
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
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事以知者陷
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
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
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耒耜耨挺相撻擊，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罷邊備議

侯應

鄧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來朝，願保塞諸罷邊備以

休天子人民，元帝下有司議，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遂弗罷。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至孝武世，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思民猶尚犯禁，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恐恨，起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媮易分爭。

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六也邊人奴
婢愁若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桀黠亡走北出八也
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
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
守禦請求無已少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
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罷珠厓議

賈捐之

時珠崖反發兵征之待詔捐之以為不當擊元帝
遣王商誥問復上是議帝從之

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
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殷周之地東不過江
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千秦興
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
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
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略
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氣
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虞戰士自歿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
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
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
少府禁錢續之六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今勞師遠攻亡士
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

毀廟議

劉歆

哀帝時以武帝親征匈奴其廟歌上是議帝從之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穆穆高祖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不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晉自是之後百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
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
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
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
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
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
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

武帝時中國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建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婁
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
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
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
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廉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

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宗廟加籩豆議

唐崔沔

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汙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絜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

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
 莫不成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
 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
 簋樽壘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饗饗賓客而周公制
 禮咸異於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即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
 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
 時飲食不可闕於祠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
 禮立訓因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籍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
 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
 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
 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捧美薦而後食盡誠
 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
 最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有司漏畧皆詳

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
 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
 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
 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
 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昔魯人丹桓公之楹又刻
 其楠春秋書以非禮禦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
 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
 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
 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請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
 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有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
 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
 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

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今據文而行

禘禘議

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奏聞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渥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禘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沫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禘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

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禘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主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隆情又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

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
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
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
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
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
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
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不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
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
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
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復讐讐議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為父執仇殺人自投縣請

罪詔下集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
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
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
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
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
許復讐則人將以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
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
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
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
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
羊傳曰父不受誅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
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

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
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
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
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
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
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
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
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此皆謂
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
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
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

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一經者猶猶遠也下謂服之
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
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
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
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
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喪服不變
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
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
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
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
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
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

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數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未重服是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也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逾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三月於三月既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三月於三月既

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駁復讐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問且請編之於令未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請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

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耻枕
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曾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
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
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
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
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難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
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
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
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言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
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
害令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
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
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
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
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以昇趙衰余謂守原
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媿近以
本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
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
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
先軫將中軍晉君䟽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堅其可以
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
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

侯也而乃肯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南北郊議

宋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二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

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合陰隅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豕鬮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永民以阜萬物皆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至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帝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龔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

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未節雖正無益也况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廢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

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官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祗以迎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學校貢舉私議 依祝氏節本

朱熹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不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今之爲法其所以教者既不大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

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議者不知其病源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患夫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亦不足以取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也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

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試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為當世之用矣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

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
求慢侮聖言日以益其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
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
諸經之說各一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又接前賢文集策問皆
始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
今亦立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
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心矣若其學校則必
其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
之恩以塞利誘之塗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
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矣豈第
之慮偶發於此故私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治河議

洪武宋景濂

按景濂此議作於至正間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

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

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蓋

皆傳聞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

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旭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

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海得之目覩也

景濂引援示人詳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

禮部尚書

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

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

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

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田火

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為

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朧可九譯去黃河一河之東行又岐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去九渡也水尚清淺也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柔甘思東北歸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去里合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關即開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細鄰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醜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

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磧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間漸致堙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西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流爲屯氏諸河河且入於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於古道然後道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

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十
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
孰踰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汎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
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
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
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
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
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四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彈文

劾丞相匡衡等

漢王尊

司隸校尉

臣

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擅
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
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
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著先帝
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
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
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
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